

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机制

徐秀兵

I 引言

近代汉字是指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隶变”是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秦系文字的小篆到汉代隶书的演化过程。“楷化”是从汉末开始楷书由隶书中萌芽、至隋唐逐渐形成成熟风格的演化过程。近代汉字上承古文字，并且是现代汉字的直接渊源，因此“隶变”和“楷化”过程中汉字形体的演化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识别与书写是伴随汉字发展的主要矛盾，汉字形体的自然演化具有渐进性和阶段性。汉字形体包括两大属性：构形和字体。构形侧重识别，字体侧重书写，但二者之间密切关联。启功（2009：223）指出：“汉字字体不仅是风格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字形结构的变迁，所以要想把汉字的构形历史梳理清楚，不深入考察字体的演变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本文拟侧重从动态书写的角度分析“隶变”和“楷化”过程中汉字形体的演化机制。

隶、楷书是近代汉字中的主用字体，行草书是与之相辅相成的速写字体。隶、楷书和行草书风格迥异，同时也发生着相互的影响：行草书的识别依附于隶、楷书，同时行草书快速便捷的书写属性对于隶、楷书的形体演化也发生反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魏以降简帛、碑志等文本文字的大量出土，为动态考察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II 汉字“隶变”过程中的形体演化

笔形（又称笔画、点画等）是汉字基本书写单位的各种形态。小篆的笔形可概括为横、竖、斜、弧、曲、折、封、点（断）八种。汉字字体学认为，笔形的演化是汉字字体嬗变的先导，“隶变”肇端于小篆笔形的微观演化。

下面主要以附录表一中的字例，说明隶变过程中小篆单笔形及笔形组发生的动态演化。⁽¹⁾

1 单笔形的动态演化

(1) 拉弧为直。小篆中很多上弧形“∪”（开口朝上，成上擎之势，如“𠂇”、“𠂈”、“𠂉”、“𠂊”等所含）和下弧形“∩”（开口朝下，成下罩之势，如“𠂋”、“𠂌”、“𠂍”等所含）常变为以两个弧形端点为端点的直线段，这种演化现象可称为端端拉直。“端端拉直”的演化手段，符合平面几何中“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公理。将弧拉直后得到的直线段，都是顺向行笔的。另如在隶变过程中，部件“𠂎”的上弧形被拉直后，在参构“𠂏”（朔，武威简）、“𠂐”（厥，朝侯小子残碑）等字时其写法与“丰”形相似。诸多左弧形“∪”（如定县竹简右所含）和右弧形“∩”（如老子甲左所含）也常常被拉直。

(2) 拉折为直或断折为直——将折笔拉为直线段或断裂后分写为相交接的直笔。如“𠂑”作为部件参构“得”字时，两斜笔先粘连为一折笔，折笔再被拉直，最后连写变为一横，而“𠂒”则将折笔断裂为两个斜笔形。

(3) 化封为直和化曲为直——将封笔（如“𠂓”）、曲笔（如“𠂔”、“𠂕”、“𠂖”等）分写为几个相搭接的直线段。封笔、曲笔因在行笔过程中难免有逆向行笔或多次笔形走向的变化，隶变过程中常变为相搭架的几条顺向行笔的直线段。搭架的交点往往是逆向行笔与顺向行笔的转换点。

(4) 置向转换。如隶变过程中，位于小篆“𠂗”（犬）字腰部的斜笔随着整字体势的平稳而逐渐趋向平正，实现了置向的转换。

(5) 缩短笔形。在隶变过程中，书写者要实现书写便捷，缩短笔形是一种不自觉的必然：在落笔书写一笔形后势必会迅速转入下一笔形的书写，“急就”的笔形其笔程往往要相对缩短一些，如“然”字部件“火”的笔形缩短为“四点底”。

2 笔形组的动态演化

某一笔形与其他笔形组合在一起时，它们的位置关系主要有相离、相交

(1) 若无特别说明，表一及文中其他篆、隶字形或部件的图版均出自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

和相接等不同的类型。在隶变阶段，小篆中某些笔形组合之后的位置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 端交(接)拉直。小篆中竖直线段与上、下弧形在弧形的中点与弧形相交或相接，隶变过程中常分别以弧形的两个端点与弧形的中点为端点引直线段。如隶变早期“𠄎”字的上弧形与竖直笔相接，则由弧形的两个端点分别向接点引直线段；同理，下弧形也由交点向两个端点引直线段。

(2) 小篆中下弧形在中点与弧形之上的短竖相交，隶变过程中这两个笔形的行笔实现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将短竖与由原下弧形拉直后的线段相交，另一种是将短竖与下弧形的左半弧粘连后成为一个直笔形，然后再与右半弧拉直后的直笔形相搭架。总之，两种方式都是通过两个新的直笔形相搭架而实现的，例如“天”字。

(3) 由离变接导致的笔形粘连——两个先后相继书写的独立笔形，由于笔顺相承或笔形走向相近，常省去上一笔形运行收结的提笔与下一笔形落笔切入这两个环节，变笔的空中运行为纸面运行，则笔形之间的位置关系由本来的相离变为相接或粘连。如果分属两个部件且处于相离关系的两个笔形相粘连，又会导致部件粘合。如“𠄎”、“𠄎”在合体字中作为构字部件时，两弧经过化曲为直后，马上转入由离变接的演化，这也就是在隶变过程中“𠄎”、“𠄎”两部件往往混同的原因。再如“𠄎”（秦）、“𠄎”（春）、“𠄎”（春）、“𠄎”（奏）、“𠄎”（奉）等字隶变之后都含有一个所谓“春字头”的笔形组，“春字头”就是隶变过程中小篆笔形化曲为直以后，笔形之间进而由离变接实现粘连的结果，在演化的序列上，基本上是先实现横向笔形粘连，再实现纵向笔形粘连。

(4) 接点调整。小篆中两个笔形原本是相接的组合关系，隶变过程中，其中一笔形的收笔点与另一笔形的起笔点逐渐拉近，进而重合。如小篆“𠄎”（及）字由分属两个部件的笔形（部件“人”的末笔与部件“又”的首笔）进行接点调整，便实现部件粘合，隶变后成为一个不可拆分的独体字。

(5) 由接变离。有时由于快速快写，小篆中笔形组合的位置关系由相接变为相离。如小篆“𠄎”（赤）字中部件“火”缩短为相离的四条短竖。

3 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形体演化

隶变过程中，通常不只是上述某一因素作用于笔形的演化过程，而往往

是几种因素“合力”施加作用。点是笔程最短的笔形，是其他笔形的起点，由点起笔运行可以引得横、竖、斜等线段。长笔形可缩为点，点可以延长或粘连而成线段。在快速书写时，点的样式变化多端，点的变异往往成为各种笔形动态演化的过渡环节。例如，隶变过程中，小篆“𠂔”（者）字将两竖笔缩为点后，两点又粘连为横。再如，“𠂔”（“列”字所从）的三曲笔拉为三直线段，后缩省为三点，三点再粘连为横。多点列布，点的数量常被忽视，往往带来一些部件的混同，如小篆部件“𠂔”常草化为三点一横，在“前”字中又省减为两点一横。

4 小结

无论甲骨文的刻迹还是金文的铸迹，其本质都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物象化线条，小篆的线条已经具有了符号化的因素，使汉字形成了书写规律，为笔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汉字书写元素由线条到笔画的根本变革，是在“隶变”中完成的。隶书初步建立了汉字的笔形系统，汉字的实现形式从此由“画”变成了“写”，而且书写时坚持趋直性和反逆性的生理原则⁽²⁾。在隶变以后的今文字阶段，汉字笔形基本上呈现“米”字型的走向，其根本特点是：缩短了笔程、合乎笔顺且适乎书写者右手执笔的生理习惯。

《说文解字·序》曰：“汉兴有草书。”在汉字史上行草书并不是晚字辈，其对隶书形成所发生的影响绝不可小觑。上述“隶变”过程中的形体演化现象，均能体现出隶书在形成过程中对行草书书写元素的吸收和改造。⁽³⁾再如小篆从“辵”的字隶变后多变为从“辵”（俗称“走之底”），小篆“阜”、“邑”两部件在隶书阶段参构左右结构的合体字时的书写样式作“阝”，均是对草书字样作正体化改造的结果。隶变后篆体解散，字形趋扁且取横势，都与行草书的影响有关。

(2) 有关“趋直性”和“反逆性”原则的论述，详见（王凤阳 1989：222-223）。

(3) 启功尤其强调草书对隶变的影响，他认为：“书契以来，字体屡变，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千古奉为圭臬。顾自隶体一兴，古制渐泯。草书更专主简省急就；六书之义，不可骤寻。唐宋学者，有自矜谨重，不为草书者；乾嘉老宿，甚且以篆体录文，其视草行，殆同旒旆。然许氏云：‘汉兴有草书’，而士夫书札，尤尚草体，号为迫遽不及草书，盖慎其笔法耳，故古人之所重也。研求文字沿革者，于汉隶之后，今隶以前，微草无征，诂可等之杂艺乎？”见（启功 2004：1）。

III 汉字“楷化”过程中的形体演化

汉隶并非汉字形体所追求的最优化造型，“隶变”的完成绝不是汉字形体自然演化的终点。其实，汉隶的最大功绩在于孕育了楷书。隶变结束之后，“楷化”的过程接踵而来。“楷书继承了汉隶的结构系统和笔画系统，它对汉隶的完善，主要在笔画形态上。”（陈淑梅 2005: 128）行草书诸多快速便捷的书写属性，对汉字“楷化”过程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试从楷书笔形系统的成熟、笔顺规则的确立和“楷化”过程中的形体歧异来简要分析。

1 楷书笔形系统的成熟和笔顺规则的确立

隶书与楷书字体风格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笔形上。隶书虽初步建立了笔形系统，但不够成熟和完善。只有到了楷书，点、钩、提这些具有动态的笔形成熟以后，汉字才有了丰富而适用的笔形，各种笔形在书写时相互配合，笔形系统最终成熟。

隶书主要有两类笔形：(1)不收锋的蚕头雁尾波掠笔形，(2)提按感不强的平直笔形。“隶变以后，新笔形的产生和原笔形的演变，考虑的主要是笔势关系，即笔画的走向与笔画是否出锋，笔画之间的笔势关系形成了笔顺。这种笔势关系在行书、草书中体现得最明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行书、草书，就没有楷书。行书在楷书笔形、笔顺的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刘延玲 2004: 87）楷书的基本笔形都完全脱离篆书的线条形式，拥有各自的体态且更具规范性。横、竖、撇、捺等是楷书基本笔形的主要部分。楷书的横承袭隶书的波掠笔形而在行草书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便于书写。如附录表二所示⁽⁴⁾，“一”字是由单笔形横画构成的，在楷书中收笔藏锋。在隶书中部分收笔尚带波掠的竖画受行书影响而变为藏锋的竖直笔形，“同”字的第一竖就是如此。隶书中的撇往往讲究蚕头雁尾，收笔处较粗壮，楷书的撇画起笔处较粗，然后逐渐变细，其根本原因在于吸收了行草书的行笔特征，如“人”字的第一笔撇画。隶书字形取横势，捺笔往往略向右上方取势；楷书字形取纵势，其捺画则基本上是向右方或右下方取势，明显是受到行书笔形便于呼应

(4) 若无特别说明，表二中的碑志文字均出自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字样图板统一体例为“碑志所在的册数-页数”，如“4-73”表示第四册的第73页。





连带的影 响，如“人”字的第二笔捺画就是如此。

楷书的笔形特点还表现在点、提和钩等笔形的丰富形态和灵活运用上，这些笔形是在行草书影响下产生的。古文字中真正意义上的点很少，甲骨文、金文里已有一些具有象形意味的点，但数量很少（如“雨”、“米”等字所含），成熟楷书中的点在《说文》中大都还是小横、小竖等形态。隶、楷书继承了这些笔画，同时又将小篆中一些零散的短线条、小圆弧继续发展成点，如“永”字的短横在行书影响下变为一点。提在古文字中未见踪影，它是在隶书里开始出现，到楷书阶段才形成的。提大多是由横演变而来，“是根据行、草书的笔意楷化而得的”。（齐冲天 1997: 284）在左右结构的字中左偏旁的末笔如果是横，便一律转化为提。在魏晋时期的行书《兰亭序》里，提很流畅且有法度（如“雖”字），到唐楷中提笔已经走向成熟。甲、金文至小篆都没有钩，只有些类似钩的弧形，在隶书中演变为波掠，到楷书中才发展成真正的硬钩，如《九成宫》里的“同”、“字”二字含有典型的硬钩。

在行草书的影响下，汉字书写的另一个重要属性——笔顺在楷书中得到定型。笔顺与笔形的发展相互关联，没有笔形的形成也就没有笔顺规则的确立。汉字书写从笔道的无序状态到笔顺规则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1)原始期，在先秦古文字阶段，汉字处在“随体诘屈”与刀刻影响造成的笔顺无序状态；(2)形成期，秦统一后通过“书同文”对正体小篆的整理规范，为秦文字俗体隶书形成过程中文字形体的急剧变化开了先河。隶变逐步摆脱象形羁绊，形成明确的笔画形态，是确定笔顺规则形成的基础；(3)发展变化至稳定期，东汉到魏晋出现了章草、行书乃至楷书多种形式，它们所具有的不同目的和书写特征，又常通过笔顺的不同来实现。楷书逐渐成为章奏、会试、印刷、碑版等正式场合的通行字，笔顺规则由形成而稳定。（万业馨 2012: 205-218）成熟的楷书合理吸收了行草书中的笔顺规则并进一步规整，“是根据最短路线原则改造过的隶书”。（王凤阳 1989: 768）行草书中“钩”的出锋方向或朝右上、或朝左上，都是钩向下一笔的起点，或有或无，或长或短，都是自然笔势的反映。楷书的钩是将行草书中那些轻出的锋芒有选择性地规范为笔画。一般来说，楷书中钩的走向大都依后面的笔画或组字成分的位置而定。例如“宀”（俗称“宝盖头”）、“冫”（俗称“秃宝盖”）钩向左下方，这是由于这些偏旁经常处于字的顶部，下面的部件要从左下方写起的缘故。“寸”、“舟”、“羽”、“门”、“力”等字的“钩”朝向左上方，这是因为下一笔或后

面的部件常在左上方的缘故。因此，“最短线路原则才是规定笔顺规则的原则，缩短运笔线路才是笔顺的第一要义。”（王凤阳 1989: 254）

2 汉字“楷化”过程中的形体歧异

值得注意的是，行草书的笔顺不同于楷书，且笔顺的实现方式不唯一。例如王羲之行书《兰亭序》（神龙本）中的“—”、“—”等，每组异写字的笔顺实现方式不尽相同。在行草书笔形、笔顺的横向影响下，“楷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形体歧异现象，试以表二中的部分字形为例加以分类描写。

(1) 笔形连写。行草书中笔形之间的连写方式多种多样，这也横向影响到楷书字形。如行书“興”字中部件“白”左侧的两横因为笔形连写先变为两点，再由上到下连写为一竖画，这种连写现象每每被转写到同期碑刻楷书字形中。再如“安”字本是从女从宀的会意字，上下结构，在楷书中两个部件一般是相离关系。行草书常常将楷书部件“宀”上部的点与下部的笔形连写（王羲之传本墨迹《平安贴》中“安”字的笔顺就是如此），使“宀”上部的点与下方“女”的起笔相连写，一些楷书字形传承了这种笔顺。

行草书的笔形连写常造成实连与虚连两种不同的连接效果。实连指行草书的连笔书写使楷书中原本孤立的几个笔形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笔形。虚连与之相反，是指行草书因快速书写导致楷书中某个笔形的起笔和落笔处交代得较清楚，而中间的运行环节被忽略，被人为割裂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笔形。如“然”字上部本从“犬”，但是在行草书中，因为实连与虚连并不影响汉字的整体识别，于是出现了一批右侧从“火”的“然”字，这类字形也多见于同时期的碑志楷书。

行草书特殊的笔顺规则常对楷书字形产生影响，如“串连”和“竖笔画统领横笔画”等。串连，是指构成楷书字形的两个笔形由于走向一致从而在行草书中串通为一条线，例如“此”字将分处左右两侧的部件“止”和“匕”连写在一起。竖笔画统领横笔画，是指某个字或部件由一个贯穿其中的竖画配合其他笔形组成时，其行草书字形在连写时往往将竖画先写出来，然后再写其他笔形，或者是将横向笔形或其他附属笔形先行写完，把贯穿主干的竖画最后“压轴”完成，使竖画很好地统领其他横笔形，如“經”字的部件“罍”即受此笔顺规则的影响。

从参与连写的单位来看，行草书的笔形连写可分为两类：(1)同一部件内部的笔形连写，(2)处于相离状态的部件间的笔形连写。如“為”字四点连写为一横，属于前者，“仰”字则是左右部件实现了连写，属于后者。

(2) 笔形变换。行草书的笔形具有“变化多端”之特点，具体表现为：同一笔形可以具有各异的形态，不同笔形之间可以替换。行草书中的笔形替换最为常见的有以点代撇、捺、短横和短竖等。(秦永龙 1997: 8) 行草书大量变换笔形总是改长笔为短笔，相反的情形极少，其中以“点”来取代其他笔形的做法最为普遍，如“亦”字下部的两竖画都变为点。

(3) 笔形省减。行草书为达到“务从简易，相间流行”的实用目的，在不影响整字识别的前提下，有些字可以省略掉一两个笔形，且以省点为最多，如“流”字省略了右上方的点。

(4) 笔形借用。笔形借用是指行草书中单字内部的基础构件之间偶尔出现的实连或笔形的重合共用，这类现象也可以看作一类特殊的笔形省减。如行书中“當”的义符“田”和声符“尚”的“口”的左侧竖笔画发生了笔形的相互借用，同期碑志楷书的“當”字亦出现转写字形。

3 小结

行草书的笔形、笔顺引起了楷书字形的歧异，也导致了楷书字形书写属性的一些变化，例如：(1)减少笔画数。行草书的笔形连写使原来楷书中处于相离关系的几个孤立的笔形合为一笔写就，笔画数相应地减少了。如表二中楷书“無”字的笔形组“四点底”因受行草书影响而成为一横，极大地简少了笔画数。(2)引起楷书笔形交接关系的多样性。楷书在结构上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笔形之间是互相“搭架”的。行草书注重书写的便捷，为了连写的顺当，常常改变楷书笔形间的交接状态(李洪智 2004: 55)，这就诱发了楷书笔形交接关系的多样性。如“哀”字受行草书连笔书写的影响，上部一点一横的组合与撇横或撇捺可互相转换，表现出局部笔形交接关系的变化。

IV 近代汉字形体演化过程中的趋同与别异

试观察表三中的字例，我们不难发现：各字组都分别存在一个目治感官上完全同形但形源各不相同的笔形组。从各组笔形组的几何图式来看，1-17

组是纵横走向的笔形交接而成的笔形组，18-25组是纵横走向的笔形和斜笔交叉而成笔形组，而纵横和倾斜两种笔形走向相叠加恰恰就是今文字“米”字型的笔形走向，是符合人的生理习惯的。26-31也是同形异源的笔形组，其笔形无一例外地符合“米”字型的笔形走向。上述笔形组中的笔形符合“米”字型的笔形走向，小篆中诸多形体都趋同于这个笔形组，我们把这类笔形组叫做强势笔形组。综合31字组可见，隶变过程中，汉字形体大量发生“殊途同归”的趋同化和记号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以丧失理据为代价而求得纯形体系统性的特点。从魏晋到隋唐，汉字在楷化过程中的形体趋同现象继续发展，从附录表四中的字例可见一斑。另据齐元涛（2004）统计，隋唐五代碑志楷书490个基础构件的1100种写法中，发生混同的有437种，占1100种写法的39%。可见，近代汉字中形体的趋同或混同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静态识别的角度看，近代汉字中的形体趋同或混同现象是人们对字形进行重新分析的结果，形体趋同或混同的目标往往是某些强势笔形组或成字部件，这体现出汉字形体演化过程中的“高频趋简”和“成字化”发展的规律。（齐元涛等 2011）从动态书写的角度看，在行草书中汉字形体因简化而趋同或混同的现象更为普遍⁽⁵⁾，隶变、楷化过程中的形体趋同或混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吸收了行草书形体趋同或混同的结果。

近代汉字形体的趋同或混同，相应地导致了异源异形部件区别特征的弱化或消失、汉字理据的隐晦，对汉字表意性造成破坏。同时我们看到，隶变和楷化过程中，字全形层面的混同（即出现同形字）的比例是很少的，汉字系统在顽强地保持着字际间的区别度。

首先看“隶变”中的实例，如表一所示，小篆“丈”字本从又持十，老子乙作“𠄎”。小篆“支”字本从手持半竹，纵横家书作“𠄎”。按隶变中通常的形体演化机制，“𠄎、𠄎”的演化方向应该同形为“丈”，但是作为汉字系统中的一员，整字不能丧失自己的区别特征，“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演化方向。再如，隶变过程中除“徒、徙、從”三字外，从“辵”的字均实现了“辵、止”的粘合变为“辵”，这也是汉字系统从别异角度作出的无奈选择：在隶变过程中，小篆“𠄎”（徙）字部件“止”多演化为“止”，按通常的演化机制（笔形连写或省减笔形），与“土”同形或与“止”同形

(5) 正因如此，后世人们编写《草诀歌》来辨析形近字的微妙差异。有关行草书部件的趋同和混同现象，参见（徐秀兵 2012）。

是摆在“亼”面前的两条路，但“亼”最终并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条路，而是就此止步不前，因为若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必会造成整字演化样式与“徒”或“從”同形，“徒”（徒）、“從”（從）也受“亼”的牵连而维持现状。

再看“楷化”过程中的情况，臧克和（2007）通过《魏晋南北朝实物语料库》楷字的测查研究，认为楷化的过程基本上就是记号化的过程，魏晋南北朝隋唐楷字的使用，处于由区别丧失到区别重建的阶段。另据齐元涛（2004）统计：“隋唐五代碑志楷书基本实现了全字之间的区别，发生混同的字样只有30多个，约占7537个异写字样的千分之四。”可见，汉字在“隶变”和“楷化”的演化过程中十分强化字际的区别，力避全字层面的混同。

V 结语

行草书拥有书写速度的优势，成为近代汉字形体演化的内部助推力。行草书对隶变、楷化的过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1)行草书促成了隶、楷书笔形系统的形成和成熟，带来了汉字字体总风格的质变，提高了汉字的书写性能，这是行草书对隶、楷书形体造成的显性影响。(2)在隶、楷书与行草书并行发展的过程中，行草书对隶、楷书的字形结构及字际关系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如异写字和理据重构字的大量出现等，这是行草书对楷书字形造成的深层次的隐性影响。汉字是一种自源的表意性文字，在历时的过程中，自身不断地协调书写与识别的矛盾，追求繁简适度的优化造型。（王宁1991）楷书“书写既能便利，辨识复不易混淆，其胜在此，其寿亦在于此”（启功2002：76），成为通行时间最长且沿用至今的主要字体。

语言特点、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是制约隶变、楷化过程的外部因素。从语言特点来看，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先秦时期为汉语单音词的孳乳推动造字激增的阶段。汉魏之际，汉语造词的主要手段变为双音合成，因此语境成为不同汉字间相互别异的重要手段。随着文字的大众化普及和使用的日益频繁，提高书写速度愈发成为人们改进汉字效用的迫切需要，隶变和楷化的发生就势在必然。从经济发展来看，在先秦两汉阶段，汉字的载体主要是金石、简帛等，因刻写材料体积、重量或价值等方面的限制，大规模的书写活动难以广泛开展。汉魏之际，造纸术的发明、改进和推广，使得纸张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唐宋以来，随着雕版及活字印刷的广泛

应用，楷书逐渐成熟并理所当然地发展为主要印刷字体。从社会文化的因素来看，早在殷商时代，先民们已入“有册有典”的语言生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学士文人阶层历来提倡“文以载道”和典籍的传承，“儒家学说经典化的完成，对汉字发展到隶楷阶段以后长期保持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黄德宽2006：241）为保证政令的畅通和社会活动的顺利开展，盛世王朝往往要由官方发起正字活动（比如刻写石经、编写字书等），科举制度更是提出了书法方面的严格规范，凡此种种都推动了汉字形体的自然演化，并使汉字系统在人为规范的干预下走向总体的优化。

考察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机制，对当代的汉字整理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汉字虽告别铅与火的时代，已经成功进入了计算机，但是大量用近代汉字记录的古籍尚亟待整理，例如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出土文献，其中有不少所谓的汉语俗字需要考释，全面掌握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机制，可以减少发生“望文生义”的失误。近代汉字是现代汉字的直接渊源，当代人为进行的汉字规范，例如基础教育用汉字笔形和笔顺的规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制定等，均要倚赖对近代汉字形体演化机制的深入考察。

【附录】

表一：汉字“隶变”形体演化示例

字头	形体演化序列
得	𠄎泰山刻石—𠄎睡虎地简—𠄎纵横家书—得熹平石经
昔	𠄎绎山碑—𠄎老子甲—昔史晨碑
犬	𠄎五十二病方—犬老子乙前—犬孔龢碑
然	𠄎睡虎地简—𠄎定县竹简—然朝侯小子残碑
不	𠄎泰山刻石—不老子乙前—不熹平石经
天	𠄎泰山刻石—天定县竹简—天熹平石经 𠄎泰山刻石—天老子甲—天孙子
及	𠄎绎山碑—及睡虎地简—及老子甲后—及熹平石经
赤	𠄎说文—赤睡虎地简—赤天文杂占—赤相马经—赤熹平石经
者	𠄎泰山刻石—𠄎睡虎地简—𠄎老子甲五—𠄎熹平石经

列	𠂔说文—𠂔老子甲后—𠂔居延简甲—𠂔北海相景君铭
前	𠂔五十二病方—𠂔居延简甲—𠂔老子甲后—𠂔石门颂
丈	𠂔说文—𠂔老子乙—𠂔郾阁颂
支	𠂔说文—𠂔纵横家书—𠂔武威简—𠂔熹平石经
徒	徒五十二病方—徒老子甲—徒史晨碑—徒熹平石经
徙	徙说文—徙睡虎地简—徙老子乙—徙孙臆—徙尹宙碑
徙	徙泰山刻石—徙老子甲—徙武威简—徙熹平石经

表二：汉字“楷化”形体演化示例

字头	隶书字样	行书字样	楷书字样
一	一 武威医简	一 兰亭序	一 九成宫
同	同 曹全碑	同 兰亭序	同 九成宫
人	人 孔龢碑	人 兰亭序	人 九成宫
永	永 白石神君碑	永 兰亭序	永 九成宫
虽	雖 睡虎地简	雖 兰亭序	雖 九成宫
宇	宇 李孟初神祠碑	宇 兰亭序	宇 九成宫
興	興 张迁碑	興 兰亭序	興 4-135 興 4-96 興 5-109
安	安 礼器碑	安 兰亭序	安 4-1 安 4-84 安 5-13
然	然 白石神君碑	然 兰亭序	然 4-3 然 4-96 然 5-29 然 905-151
此	此 天文杂占	此 兰亭序	此 4-3 此 4-45 此 4-50 此 4-96
經	經 华山庙碑	經 圣教序	經 4-1 經 4-39
為	為 史晨碑	為 兰亭序	為 4-3 為 5-44 為 5-44
仰	仰 西峡颂	仰 兰亭序	仰 4-33 仰 5-109
亦	亦 武威简	亦 兰亭序	亦 4-8 亦 4-8
流	流 咸会等字残石	流 兰亭序	流 4-84 流 4-50
當	當 赵君碑	當 兰亭序	當 4-32 當 4-50
無	無 史晨碑	無 兰亭序	無 5-44 無 5-151
哀	哀 北海相景君铭	哀 丧乱贴	哀 4-85 哀 4-85

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机制













表三：隶变中的“强势笔形组”

序号	笔形组	字例
1	卅	𠄎老子甲 𠄎居延简甲 𠄎老子甲 𠄎定县竹简 𠄎史晨碑 𠄎相马经下
2	卅	𠄎马王堆易三 𠄎曹全碑 𠄎熹平石经 𠄎同上 𠄎同上 𠄎同上
3	卅	𠄎衡方碑 𠄎史晨碑
4	卅	𠄎老子乙 𠄎熹平石经 𠄎天文杂占 𠄎居延简甲 𠄎老子甲 𠄎居延简甲 𠄎春秋事语
5	田	𠄎居延简甲 𠄎睡虎地简 𠄎睡虎地简 𠄎居延简甲 𠄎老子甲后 𠄎老子甲后 𠄎老子乙前 𠄎熹平石经 𠄎老子甲 𠄎老子甲 𠄎纵横家书
6	𠄎	𠄎居延简甲 𠄎春秋事语 𠄎睡虎地简 𠄎魏上尊号奏
7	月	𠄎睡虎地简 𠄎春秋事语 𠄎天文杂占 𠄎鲁峻碑 𠄎魏上尊号奏 𠄎睡虎地简
8	目	𠄎睡虎地简 𠄎睡虎地简 𠄎纵横家书
9	𠄎	𠄎定县竹简 𠄎石门颂 𠄎定县竹简 𠄎西狭颂
10	西	𠄎熹平石经 𠄎石门颂 𠄎熹平石经 𠄎曹全碑 𠄎武威简 𠄎睡虎地简
11	曲	𠄎居延简甲 𠄎居延简甲 𠄎熹平石经 𠄎定县竹简
12	日	𠄎老子乙前 𠄎睡虎地简 𠄎定县竹简 𠄎老子甲 𠄎武威简
13	土	𠄎老子甲后 𠄎睡虎地简 𠄎相马经 𠄎曹全碑 𠄎居延简甲 𠄎华山庙碑 𠄎熹平石经
14	井	𠄎曹全碑 𠄎睡虎地简
15	山	𠄎相马经 𠄎熹平石经 𠄎华山庙碑
16	匚	𠄎张迁碑 𠄎睡虎地简 𠄎睡虎地简 𠄎老子乙前 𠄎熹平石经
17	王	𠄎睡虎地简 𠄎老子乙前 𠄎熹平石经 𠄎睡虎地简
18	夫	𠄎熹平石经 𠄎华山庙碑 𠄎熹平石经 𠄎熹平石经
19	兴	𠄎居延简甲 𠄎熹平石经
20	𠄎	𠄎睡虎地简 𠄎范式碑 𠄎睡虎地简
21	𠄎	𠄎熹平石经 𠄎魏受禅表 𠄎夏承碑 𠄎曹全碑
22	米	𠄎老子乙 𠄎礼器碑 𠄎阴 𠄎熹平石经 𠄎石门颂
23	𠄎	𠄎熹平石经 𠄎睡虎地简 𠄎熹平石经

24	厶	肱张迁碑 紉曹全碑 公定县竹简 𦉳睡虎地简 彙五行镜 王定县竹简 𦉳睡虎地简 𦉳老子乙 胤范式碑 弦熹平石经
25	水	乘老子乙前 泰熹平石经 𦉳居延简甲
26	彳	頌武威简 注老子甲
27	ㄥ	瞻相马经 𦉳老子甲 魚熹平石经 一角曹全碑 𦉳熹平石经
28	一	𦉳熹平石经 𦉳睡虎地简 𦉳熹平石经 沈老子乙前 膏五十二病方 𦉳纵横家书 𦉳睡虎地简 壹熹平石经 𦉳睡虎地简
29	弓	𦉳纵横家书 𦉳弱纵横家书 𦉳衡方碑 𦉳老子乙
30	勹	𦉳华山庙碑 𦉳天文杂占 𦉳老子甲后 𦉳一号墓竹简 𦉳居延简甲
31	ㄥ	𦉳睡虎地简 乾五十二病方 𦉳定县竹简 𦉳老子乙

表四：楷书部件混同示例

混同部件	字样举例
大一工	回4-32 因因5-151 因
工一匕	左4-1 左左4-1 左左4-163 尼
犬一工	器4-1 器器4-46 器器4-135 器
川一心	順5-83 顺順5-44 顺順5-33 顺順5-29 顺
止一山	岳4-36 岳岳4-32 岳岳4-76 历歷4-96 历歷4-163 历
卅一竹	節4-135 节節4-3 节節4-8 节節4-85 简簡4-46 简簡4-135 简
木一手	橫4-36 横橫4-135 横橫5-8 横橫5-40 横橫5-44 横 校4-33 校校5-42 校校4-135 校
束一来	敕4-100 敕敕4-163 勅
束一束	刺4-85 刺刺4-139 刺刺5-151 刺
束一夹	刺4-1 刺刺4-73 刺
束一宋	策4-85 策策5-42 策策4-36 策
先一元	既4-139 既既4-1 既既4-8 既
元一示	冠4-135 冠冠4-73 冠冠4-46 冠冠5-70 冠
禾一示	秘4-1 秘秘4-3 秘秘4-156 秘秘4-76 穆穆5-83 穆

刀一力	 4-1    《干禄字书》
之一正	 4-1  4-100 定
尺一己	 4-3  5-8  5-13  5-44 起
耳一牙	 4-45  4-100 邪

参考文献

- 本社编 (1985) 《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
- 本社编 (1997)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 陈淑梅 (2005) 《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黄德宽 (2006) 《汉字理论丛稿》，商务印书馆。
- 李洪智 (2004) 《汉代草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刘延玲 (2004) 《魏晋行书构形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陆锡兴 (1989) 《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
- 齐冲天 (1997) 《书法文字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齐元涛 (2004) 《隋唐五代碑志楷书中的形体混同现象》，《古汉语研究》第2期。
- 齐元涛 (2007) 《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齐元涛 (2008) 《重新分析与汉字的发展》，《中国语文》第1期。
- 齐元涛 符 渝 (2011) 《汉字发展中的成字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启 功 (1964) 《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
- 启 功 (2002) 《论书绝句》(注释本)，三联书店。
- 启 功 (2004) 《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
- 启 功 (2009) 《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全集》第九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秦永龙 (1997) 《汉字书法通解·行草》，文物出版社。
- 万业馨 (2012) 《汉字与汉字教学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王 宁 (2002) 《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凤阳 (1989) 《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
- 王立军 (2003) 《宋代雕板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立军 (2004) 《汉字形体变异与构形理据的相互影响》，《语言研究》第3期。
- 许 慎 (1963)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 徐秀兵 (2012) 《“草书楷化”与楷书规范字形的系统优化》，《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140号。

臧克和 (2007)《楷字的区别性——楷化区别性的丧失及其重建》,《中国文字研究》
第2辑。

赵平安 (1993)《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机制

徐秀兵

摘要：近代汉字是指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本文以汉字构形学、字体学和文化学为理论依据，动态考察“隶变”和“楷化”过程中汉字形体的演化机制并加以阐释。我们认为，识别与书写是伴随汉字发展的主要矛盾，汉字形体的自然演化具有渐进性和阶段性。隶、楷主流字体与行、草等速写字体之间相互影响，引起了近代汉字构形系统和书写属性的变化，这也直接影响了现代汉字的形体特点。

关键词：隶变；楷化；行草书；趋同；别异

The Mechanism in the Evolution of Script Figure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XU Xiubing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refers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system which were used from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ir main parts were Li calligraphy and regular script.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 structure theory, calligraphy theory and culture theory, we discuss the mechanism in the evolution of script figure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ke some explanation. We consider that recognition and writing are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evolution of script figure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has progressive and periodical distinguishing feature.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Li calligraphy, regular script and Cursive font, causes the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In terms of configuration system and writing propertie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Li-character 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regular script; Cursive font; convergence; distinction